

当代外国儿童小说

《少年文艺》编辑部编

孙 愚 绘图

朱 铭 善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156 1/32 印张7 字数139,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R10024·4481

定价：0.96元

内 容 提 要

小读者们，你们想知道外国小朋友是怎么生活，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吗，跟外国小朋友做朋友吗，那就请你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里收集了欧、亚、非、拉、美洲14个国家的当代优秀儿童短篇小说22篇。这些作品都是写当代外国儿童的生活，题材广泛，构思新颖，生动鲜明地刻划出各国儿童的形象，读后能使你开阔视野，增进和世界各国儿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请来跟外国小朋友做朋友

任溶溶

全世界都有小朋友。

我们的小朋友什么都想知道，当然也想知道世界各国的小朋友是怎么生活，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的。

可是世界很大，有那么多洲，有那么多国家，谁也不可能走遍世界的所有地方。

就算你到了外国，只去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也不可能知道多少那里的儿童生活故事。

从法国回来的人可以讲巴黎铁塔，从东京回来的人可以讲富士山，名胜古迹一眼就看见，比较好讲。当然，也要会讲。让我去了也讲不好，我大概只会说：啊，巴黎铁塔真高，美极了！啊，富士山真高，美极了！有些作家就讲得好，看了他们的游记，让你象身临其境，既领略到景色，也得到作者的感受。讲人的故事就不那么容易。

我也到过外国，到过那里的大城市小城市，到过农村。因为

我是做儿童文学工作的，特别希望跟小朋友接触。可我只能看到他们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城市和农村的孩子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孩子也不同，有坐高级小汽车的，也有在大马路上等着汽车遇到红灯一停下来就飞奔过去兜售糖果、香烟、报刊的。他们遭遇的事情不会相同，心里想的东西也不会相同。我看了，对他们的生活大致有个数，可我不知道他们丰富的生活故事，也没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听听他们的心声。因为我到了外国也是一个外国人，不是长期生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象关于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我们自己熟悉，外国人不可能象我们那么熟悉。

还有语言，各国的语言不一样。到了一些国家，我们要是不懂那里的话，跟人家就没法交谈，耳朵虽然听得见声音，听了莫名其妙，还是象聋子，嘴巴虽然发得出声音，发出来人家莫名其妙，还是象哑巴，只能打打手势。到了冷饮店，你指指冰淇淋，营业员给你冰淇淋，指指柠檬汽水，人家给你柠檬汽水，这种事打打手势还可以，要详细了解人家的生活，听听他们生活里的故事，那就办不到了。

可我们确实很想知道也应该知道外国小朋友的生活：他们想些什么，他们又做些什么。

有办法，可以看外国作家写的儿童小说。外国作家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是本国人，他们熟悉他们本国人的生活，熟悉他们本国孩子的生活，他们写本国孩子的小说，就象我们中国作家写中国孩子的小说一样。

各国都有孩子，各国都有热心为孩子写作的作家。阅读他们的作品，就知道那里孩子的生活，他们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了。

我们不正是通过苏联作家盖达尔、诺索夫的小说跟苏联孩子铁木儿、马列耶夫交上了朋友，通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跟美国孩子汤姆·莎亚、哈克贝里·芬交上了朋友，通过瑞士作家斯比丽的小说跟瑞士孩子小夏蒂交上了朋友……熟悉他们生活里的许许多多事情，就象熟悉我们身边的朋友的许许多多事情一样吗？

我们要读各种各样的好书，也要读外国儿童小说。书中自有外国小朋友。

这里就是一本外国短篇儿童小说集。

这本书里有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许多国家的作品。有些作者是专为儿童写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有些作者是知名的大作家，却也热心为儿童写作，例如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美国作家辛格。他们各自在写他们本国孩子的故事。

老实说，就算你懂一种外文，从原文也读不到这么多作家的作品，因为它们的原文有的是日文，有的是英文，有的是俄文，有的是德文……所以还得谢谢懂不同外文的译者从各种外文把这些作品介绍过来。

请来读读这本书吧，大家会在这里结识一些外国小朋友，知道他们怎么生活，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的。

目 录

请来跟外国小朋友做朋友.....	任溶溶	1
可是，你答应过.....	〔英国〕约瑟芬·李著 司 一节译	1
蓝领巾.....	〔德国〕比·普柳德拉著 黄林涟节译	16
高贵的少爷.....	〔德国〕路·托马著 李 桃译	26
桃子.....	〔意大利〕萨·斯特拉蒂著 郑恩波节译	34
在边境上.....	〔意大利〕姜·罗大里著 王崇廉译	47
班长.....	〔苏联〕勒·伏隆柯娃著 黄衣青译	59
亲爱的爸爸妈妈.....	〔苏联〕谢·沃罗宁著 江一勋 陈贤义译	67
一枚小钢戒指.....	〔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 曾晓景译	81
四年级（4）班同学松了口气.....	〔日本〕浅野喜世著 张白愚 叶荣鼎译	89
班长的侦察.....	〔日本〕川端康成著 曲明偌 陈文辉译	97
公鸡和母鸡.....	〔菲律宾〕爱·阿·罗西斯著 舒杭丽译	113
红铅笔.....	〔马来西亚〕阿·马吉德著 舒杭丽译	120
报告.....	〔埃及〕伊·巴哈丁著 朱威烈译	132

土地和异乡人.....	〔科威特〕莱·哈巴斯著	解传广译	141
福斯蒂诺.....	〔安哥拉〕罗·维耶拉著	王石安译	148
我的黑色的童年.....	〔南非〕达·博第埃著	王石安译	154
帕科·容格.....	〔秘鲁〕西·巴耶霍著	黄锦炎节译	163
找工作.....	〔阿根廷〕阿·荣凯著	王志冲译	170
苹果的故事.....	〔美国〕伊·柯兹华斯著	叶君健编译	182
假天堂.....	〔美国〕艾·辛格著	施燕华 吴建民译	194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国〕凯·福布斯著	曹欣渊译	201
地神的儿子.....	〔美国〕鲍·迪尔著	冯亦代 郑之岱译	205

可是，你答应过……

〔英国〕约瑟芬·李

这天早上我在钱德勒老师的手臂上咬了一口，那时我正在手工室里往一块木板上钉钉子，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心里烦得很。钱德勒老师当时吓了一跳，不过她从来不喜欢多事，这次也没发火。她放下袖子遮住了手臂上的齿痕，吃惊地看了看我，看着那一群惊呆了的、象教堂大门上的浮雕一样站在一边的同学们。她不敢相信我就是她的学生鲍勃·古德温，以为我发疯了。老师在班上虽然也有受委屈的时候，可是被咬还是头一遭。

我被带进了休息室。护士进来问我：“你哪儿不舒服？”我故意答非所问：“不。我饿了。”护士给我测了体温，在桌上留下一杯水就走了。第二个来的是校长，他似乎也想为我的举动找出某种理由，“你和钱德勒老师发生了冲突？”我没理他，这天早上我注定要被问这许多愚蠢的问题。最后钱德勒老师自己来了，我知道她会来的。她把一叠纸和一支笔往桌上一丢，冲着那杯水笑了笑。我看见了她在手臂上的齿痕，齿痕的四周已呈青紫色，

手臂也肿了，心想那一定很痛。

“你不愿开口，那就动笔吧。把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写一写。”她停了一会，看我有什么反应。我看着她的手臂，感到一阵内疚，可我不愿当面流露出来，宁可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我喜欢上随意写作课，胜过上手工课。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写作，而是因为借此可以离开这个现实世界。我总是写些火星上的妖怪，或是想象公元二〇〇〇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今天我却不知该怎么落笔，想了很久还只写了个题目：“今天早上我为什么咬了钱德勒老师？”并在下面加了一道横线，然后盯着下面的空白发呆了。“为什么？”要说清这“为什么”，那得回到很久以前——

要是我告诉你们：我的父母已经离了婚，那你们一定会自作聪明地点着头说：“难怪，难怪。”但这并不是我咬人的原因。现在的孩子有两个父亲或是两个母亲是很平常的事情，至少在我们班里有一半是这样。我父母离婚后都没有再结婚。即使有的同学有两个家庭，班里也从没发生过咬人的事情。所以还是从我自身谈起吧。

其实我的父母倒是很好的一对。他们也曾想努力把家庭搞好，结果却发现他们都受不了结婚后的生活，于是便离了婚。父亲每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替我们付房租、买衣服。母亲则负责我们的饭食。

放了假，父亲便带我们出去，一玩就是一个星期。我说的“我们”指姐姐、妹妹和我，不包括母亲。这样的安排使我很不满意，

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父亲和我经常单独出去，在朗德湖试验我新做的船舰模型，或在汉普斯特德放风筝。这些都是男孩子喜欢的游戏，但主要的是父亲喜欢有我给他作伴，而我也喜欢父亲。我们互相尊重，凡事都能通情达理，可是现在的安排再也不能使我们称心如意了。

有一次我向父亲发牢骚：自从他们离婚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单独出去过，再也没有玩过那些游戏，是不是要等我长大，等他变老了再一起出去呢？父亲看了我一眼，目光有点惶恐，好象我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他不能把握的陌生人。他苦苦地思索着，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开了口。

“你能等吗？等到明年复活节。”他说。

“等整整一年！？”

“我快要提升了，那就能多赚些钱。到了明年复活节，要是你母亲不反对，我就带你单独出去，让她们自己上别处去玩。我们去野营，就我们俩，好不好？”

野营！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没想到父亲要告诉我的有这么一个好消息。父亲以前给我讲过他小时候怎样跟着祖父母走遍了欧洲，晚上在小河边、在山坡上或者葡萄园中支起帐篷露营。那时父亲还有一顶自己保管的小帐篷。啊，那可真来劲。父亲的故事有些象钱德勒老师常念的那些诗篇。我告诉父亲我要象他小时候一样。

“可现在已不是那个时候了，”父亲说，“再也见不到那样的荒野了，一切都由政府管理着，到处是露营商店、弹子房。不过在英格兰也许还有那样的荒野，要是你真的那么喜欢，我就带

你上那儿去。”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明年复活节，一个星期再加上周末，有十天的时间。母亲她们决定去布赖顿度假，认为那才是个值得去看看、玩玩的地方。父亲以前曾多次建议全家去野营，可是一旦也没有实行过。母亲对这种“回到大自然去”的行动不感兴趣，她只喜欢住豪华的旅馆，吃上等的饭菜，洗蒸气浴，她和父亲简直没有一处合得来。打那以后，每次父亲来了，我们就在一起计划怎样去野营。

父亲还找到了那顶小帐篷，帐篷没破，大小也合适。不一会儿我便能够象父亲那样熟练地把帐篷支起、收拢了。父亲还给了我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汽化炉、电筒、睡袋、防潮布等用品。我自己邮局里存有一些钱，都是过生日的时候亲戚朋友寄来给我买礼物的，现在正好派了用场。我放在房间角落里的野营工具一天天多了起来，父亲也在不停地充实我的“财产”。这一年我既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又觉得复活节迟迟不肯来临。野营的事我对谁都没有讲，对母亲也没透露过。学会摆弄帐篷后，我又开始学认地图，我还抽空学了一下急救术。父亲曾说过野营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不管你多么小心谨慎，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要学会如何对付刀伤、烫伤以及扭伤。我还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些有关英国乡村的书籍，这些书丰富了我的想象。我扳着手指算日子，还有三个月，复活节就要到来了。

开学的时候父亲又按时来了，可他总有什么心事，每次带我们出去玩都早早送我们回家，好象他还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以前他不是那样，老是磨磨蹭蹭，希望母亲留他吃晚饭。我真担心

他会变卦。还好他把野营日记给我带来了，看来不会把我丢下。这是一本很好的日记，我工工整整地在日记封面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野营日记·一九七三年复活节”的字样。

复活节终于到了，一大早我就把东西都准备好放在门背后。

母亲她们也是同天坐火车去布赖顿，行李也都准备好了。她们打算帮我们装车，可是父亲说车子停在另一条街上，而且东西多车子小，她们也帮不上。父亲先拿着东西下楼了。我送走母亲她们以后，顶楼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突然觉得空荡荡，一种无名的恐惧袭上了心头。

父亲乘着电梯上来了，我一下子冲进了走廊。

“把门锁上。”父亲说着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一定是我刚才的神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下了楼我们向街角走去，车子就停在那儿。一路上父亲还是不安地看着我。车子后座堆满了行李，把窗都遮住了。父亲平时驾车很稳，可这次他安了两面侧视镜。我一见车子就冲了上去，父亲却拉住了我，我没在意。要说这时还有什么事情能使我激动，那就是能坐在父亲的驾驶座旁边。以前每次出去都是妹妹坐在驾驶座旁边，虽然我的个儿不比她高，可谁叫我年龄比她大呢，我只能挤在后面。

我走到车前，一下子呆住了：驾驶座旁边已经坐了一个人。我先以为是西尔维亚姑姑，她比父亲小，在英格兰北部什么地方当护士，经常来祝贺我们的生日。要是她来为我们送行，那可太好了，她常给我零钱——有时多达一英镑。我打开车门，那人转过了身子，不是西尔维亚姑姑，却是个更年轻的姑娘。她对我笑

了笑，依旧坐在那里。我站在那儿盯着她，只觉得一阵昏眩，好象跌进了一个冰窟，再也爬不出来了。父亲打开车门，看了我一眼，眼光中充满了内疚，还带着一种恳求，然后把座位挪了挪，让我爬进了后座。父亲用眼光制止了我，好一会我都没作声。

他可以不带我去，作父亲的碰到类似的情况通常都这样，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行了。我奇怪他为什么不事先透个风，那样母亲也许会说服我跟她一起去。

“我替你安排了一个座位。”父亲对我说。

后座上有两只睡袋，中间凹陷着，那就是父亲替我安排的座位。我挤了进去。他没有马上发动汽车，却指着那姑娘对我说：“这是路易丝。”

“你的座位真舒服。”路易丝对我笑了笑说。

我没作声，却忍不住要哭。我从来没流过眼泪，那天差点流了出来。一股无名之火在我心中升了起来，我好象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咬钱德勒老师的那个人。我已经顾不得父亲的眼光了，我要问个明白。我尽力克制着自己，可是一开口嗓门还是挺大。

“她和我们一起去？”

“嗯。”父亲示意她别作声，由他来回答。

“……可是，你答应过……”

“噢，是的。可那是很久以前了，在去年复活节，那时我还不认识路易丝。就是在几星期前我也不知道她会和我们一起去。”

没有办法了，除非一个人回到那空楼里去。

“我们会很愉快的。”父亲驾驶着车子安慰我，可是他的声音

里却充满着忧虑。

“我也是第一次野营，”路易丝说，“可我一点都没准备，还不如你呢，鲍勃。听说你学会了认地图，还学会了急救术，我真佩服。这一路上你可要多指点啊。”

我惊奇地看着父亲，希望他哪怕只是回一下头也好。难道他没有听见路易丝的话？这同母亲平时的说话如出一辙，专以奉承讨好之词与人周旋。父亲最痛恨这一点，可是这次他却对路易丝笑了笑，那么甜蜜地笑了笑，还把地图给了她。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差点嚷出声来：“那是我的事，你答应让我来指路的。”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车子两边的窗子都给行李挡住了。每过一个小镇，路易丝就回过头来告诉我镇名，我知道车子正在向北驶去。后来迷路了，一定是到了乡下，因为那儿没有大路，也没有那些能在地图上找到的路标。路易丝已经晕头转向了，她颠来倒去地看着地图，歪着脑袋注视着窗外一条条叉道，完全和母亲一样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以前碰到这样的情况，父亲早就发火了，可是这次他连嗓门都没有大一点，还以为这挺有趣。终于，车子胡乱跑了一阵，又回到了老地方。

“让鲍勃来试试，你累了。”父亲小心翼翼地建议。

“唉，我的眼睛可实在受不了。”路易丝说，她再也不会承认迷路是她的过错，是由于自己没有能耐，却一味找些借口来开脱自己。父亲连和我会意地交换一下眼色都没有，居然相信她的话。他停下车，帮助路易丝爬到后座上，我一下窜到前面抓起了地图，生怕他们改变主意。我打开地图，不用父亲指点就找到了

我们停车的位置：约克夏。我全神贯注地察看着地图，满怀信心地引着路，车子终于驶过了父亲在地图上作了记号的那座农舍，转向旁边一块空地。我叠起了地图，车子也慢慢停了下来。

“真不赖。”父亲说。

我太高兴了，把坐在后面的路易丝也给忘了，直到父亲和她说话才想起了她的存在。

“我们在这儿支帐篷，”父亲对她说，“你去那个农场提水、取牛奶，就说是古德温先生让你去的，他们会接待你的。这儿的人很热情，会卖给我们鸡蛋、土豆、苹果，还有鸡。”

我真想跳起来大叫“好哇”，可是想起父亲并不喜欢这种轻佻的举动，就没作声。路易丝站在车旁看了看四周。

“要穿过那块草地吗？”她问，草地上到处都是奶牛。

父亲没有听见，正在一边忙着卸行李。我也假装没听见。路易丝干脆钻进了汽车坐下了。

“我要和你一起去，”她说，“那儿有狗。”

我倒希望那儿有条疯狂的公牛，一看见她那条鲜红的裤子就……嘿，想她干什么，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得支起她那顶大帐篷，还有父亲那顶更大的，里面能堆放各种东西的帐篷。父亲的帐篷带着一个门廊，还有能折叠的桌椅，可以在那儿休息、吃饭。那天刮着风，要竖起两顶帐篷可真不容易。干完后父亲抚摸着我的肩膀笑了，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赞扬。可是他马上离开了我，跑到车前敲了一下窗子，路易丝浑身哆嗦着慢慢爬了出来。

“你们自己去吧，”她说，“我不舒服，得喝点热的再吃点什么

才好。真没想到这儿竟是这么个鬼地方……”

父亲笑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笑过，也不能把这笑声同他联系起来。他在我的眼里变得陌生了。在去农场的路上，他又一次破例挽着我的手一起走。

“做医生的就会支使人。”父亲是说路易丝。

我也正这么想。父亲的话象是开玩笑，却又不无感伤，以前他不是这样，至少在我面前没有这样沉闷过。我极力想回笑一下，看来这次野营不会过得很好，但愿它不要太坏。

我们提着水，买了牛奶和一些新鲜鸡蛋回来了。鸡蛋是明天早餐用的。天已快黑了，父亲说不必生火，就用汽化炉子煮点吃的。我们小心地侍候着路易丝，沏了茶，煮了几根香肠，还煎了些面包。天空中出现了几颗星星，远处有一堵石墙、一棵桉树，树叶在晚风中沙沙地响着，营地设在这么一个地方真是又安全又舒适。我们点燃了汽灯，一群蛾子围了上来。路易丝打开了收音机，听着流行乐曲。父亲喜欢贝多芬，平时总是一个人去音乐厅，在家里从来不喜欢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这次我却发现他正随着节拍一起一落地用脚踏着地。我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钻进了睡袋，觉得这些成年人真不可理解，我也不想理解。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天下着雨，不是伦敦那种滂沱大雨，而是蒙蒙细雨，它使人感到清新凉爽，一点也不湿衣服，只是把我那散乱的头发粘在一起象一堆碎玻璃似的。田野里百鸟齐鸣，叽叽喳喳的真好听。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也起来了，他站在我身旁教我分辨各种鸟的叫声。过了一会叫声停了，空荡荡的大地

上只有我和父亲站在那儿，还有那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这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景象使我第一次理解了人们——象钱德勒老师那样的人们——所说的“幸福”二字的含意。我情不自禁地用双手倒立在空中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后来跌倒在地上。可是父亲并没有看着我，他忧虑地注视着汽车。我慢慢地向他走去。

“我饿了，”我对他说，“去做早饭吧。”

“好吧，等做了早饭再去叫醒路易丝，她睡在车里呢，昨晚帐篷里一只老鼠把她吓坏了。你没听见她大声嚷嚷吗？”说着父亲又笑了。

我们煮好了鸡蛋、咖啡，路易丝起来了。

“切几片面包，”我对她说，“涂上奶油。”

“唷，你是谁，这么说话。”她大声嚷道。

我在桌上放好了奶油、果酱、面包和汤。这时太阳透过细雨升了起来，我站起身子望着那美丽的景色，闻着令人心醉的咖啡香味。突然背后传来“突儿”一声，接着是路易丝的尖叫声。

“哦，我的手。血……血流出来了，救命啊！”

我转过身来，看见父亲向她跑去。

“要昏过去了。”她尖声叫喊着，“我一见血就会昏过去。”

我一把抓起急救盒，可是被父亲抢了过去。包扎完毕，我们重新坐了下来。这时咖啡冷了，鸡蛋冷了，连气氛也变冷了，不过总算是一顿丰盛的早饭。可是路易丝又叫了，屁股下面象是安了弹簧似的一下子蹦了起来，手中的咖啡全部洒在面包和奶油上面。